



13
1787
50



13
1787
50

相逸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時殆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
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釣於汲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
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
廟廊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洩尾於泥
塗中乎

齊策顏觸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
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遵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
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正以自娛莊云至貴國爵

并馬至富國財并馬至顯名譽并馬

漢書東方朔曰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
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主上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
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門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不死矣

揚雄著書言當世士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執
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齊梁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嗚呼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
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襲之潔其清乎蜀嚴湛真不作苟見不
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
乎自東園公綺里季夏園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
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襲
鮑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後漢書臺修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
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修病往謝刺
史曰孝威君身如是甚苦如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
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隱居不仕賣卜自給有富人羅冲為具車

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柰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僭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心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貲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常居窮素

所處蓬蒿沒人唯開一徑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

龔知之潯陽記索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辟太守陰澄造馬歎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志忽九州而棲

心天外遂謚為玄居先生

向長字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而去潛隱

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

知所終

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

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

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

中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

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

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

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返還半嶺許聞上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公始有山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得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

晉郭元瑜少有拔俗之志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曰此鳥安可籠哉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

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

之龜豈可致之

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之孫

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晉書桓玄謀逆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者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

時人名為充隱龔舍隨楚王入朝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紫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嘆曰吾生亦如是矣

仕宦者人生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時謂蜘蛛隱宋書何尚之為尚書令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其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

尚之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

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

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

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令衆山皆響左思招隱詩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

必絲弄竹山水有清音

廬山記周續之字道祖閑居樂志或問續之時踐王庭何也笑

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朝市亦巖谷耳

南雍州記辛居士名宣仲截竹為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

酒欲令二物並耳獨異志成應元事統劉牧居南山里中植果

有二虎近其居曰汝來護我也歷數年牧卒乃去司馬鄰隱華

送果甚多但可日升三十顆異日如戒此三十年

孔德璋移文云世有周子儁俗之士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務光

何足比消子不能傳至其紐金章縮墨綬使我高霞孤映白雲

誰侶列壑爭議橫峯聳請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

魏闕或假步于山尚豈可使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宜掩雲関截

來轅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陶史陶私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盤桓又特愛松風庭院

皆植松有時獨遊泉石人望見以為仙人元吳萊字玄夫好游

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

隋帝世康與子弟書吾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

茲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

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
梧楸風光蒲柳眼閣吏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
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隋書仲長子光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從與相近中說薛
收問仲長子老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入子曰渺然小乎所

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王康居反招隱小隱隱陵藪
大隱隱朝市李宗易靜居但

得心閑適處樂
與朝市與雲山

唐書田游巖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高
宗幸高山親問之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壑有泉
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蒙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
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
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歡甚又令小妓歌楊
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酌而後已往往乘輿肩輿適野
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簞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
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
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
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
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
貲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
于妻子凍餓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

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孟觴諷詠

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唐子西箕踞軒記箕踞者

山間之容也拳腰偻背抱膝而坐危僂獨踞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齋其勢如蹲猿如按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之所為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

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東書茶灶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

不至厄言通隱者何點克隱者皇甫希之黃扉隱士許寂也仕蜀好修鍊隨駕隱士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游俠隱士前何點與弟胤也遊遊人間

澄懷錄江南李建勛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

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

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

湘竹榻為夢友

雲漢友議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常丹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

事紛紛無暇日浮浮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峰前

必共論澈酬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小隱書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幾何人至享清福者又

幾何人近有胡九韶者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

一日清福妻曰三食食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

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

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清福夫

宋書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盤霄旋久之復

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

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掉小船而歸蓋以鶴飛為客至

之候元人歸隱詞問天公與我開身結草為標編竹為門鹿豕

無人點陟休云進退休論買蘇東坡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

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

如吾兩人耳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澠水燕談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

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其

其常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

野字仲先居陝東號草堂居士子開亦有父

風宋景文贈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晁無咎云量飲美酒滌其煩慮何須太醉間讀異書味其新意

不求甚解邵康節安分詩眼前無俗事心下

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

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方足旋

吸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

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鹿犢共

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

稚子作荀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字展所

藏法體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較雨深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紅泉石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謝臯羽集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壑足以發奇潛老多人跡所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樂其樂恒專已而不讓人至貶食離累垢衣蓬首獨甘心焉

黃魯省曰嵇子叔夜生焉無辰形寓寰間神棲皇古以塗炭寡歡故絳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信故開襟於七賢耻爵組之競馳故

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復故託箴乎太師

婆羅園清語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開明月松

下涼風輸我北窓一枕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但賞前賢神明開滌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轉有意味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菊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分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冷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作天際真人之想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一室經行
 賢於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鮪之
 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瞋目如跌落花飄而滿几冥心
 入定鼯鼠出而行塔娟娟月露下簷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
 篁而成韻掃有掃無即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斯能所之雙真會靈心于絕代

墨家

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察亂之所起當察亂何
 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
 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
 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

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

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

其國不愛異國故攻國以利其國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

身若其身誰賊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孝子之為親度也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

眾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

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墨

子怒耕柱子曰耕柱子曰我母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
 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
 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
 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無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
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
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
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大搯火者之意子曰吾
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自魯之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
自苦而為義乎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
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遊於楚穆
賀謂曰子之言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
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葉然草之本天子食
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
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

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
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子墨子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
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
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農侵凌則語之兼愛子
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魯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
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
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疋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
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
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處於後與婦人數
百人處於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

莊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制數以繩墨自矯而
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不操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取而不兩顧於慮不謀於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荀子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取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董菜百蔬以澤量然後禽獸六畜一切而剝車齏鼃魚鱉鱸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棘葛藟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韓子儒議墨子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議祭如不祭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代醉編楊翟之兄名緩皆鄭人也見莊子緩為儒而翟為墨余嘗謂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姓也墨非姓也墨與儒對使謂翟姓墨則緩豈亦姓儒耶且墨亦非始於翟特墨之道自翟而益擴

筆叢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畧有尹佚二篇注成

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
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依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
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
意以嬰尚儉墨節用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以詆訾仲尼
皆嬰之言迺知墨子之道嬰實倡之

名法

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管子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
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

於民

斷制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白刑正之服之勝之
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
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
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
度曰道

不法法則事母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
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
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
行於民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
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轡毋

赦者瘞睢之礦石也

荀子魯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

刑已至而呼天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

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亡益乎家語老子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列子樂正子輿曰公孫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

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其尤在子

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

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牟曰請待餘日更謁

子論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公孫龍跡府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

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

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

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申子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

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

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

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

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唯無為可以規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

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

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于之

謁申子辟舍請罪

慎子有虞氏之誅以書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紱當劓以艾

畢當肉此有虞之誅也灑水燕談慶寶中郎官呂覺勸公事回

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

高子國之所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權法者君臣之所共

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

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

獨斷於君則威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

賈不用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

論智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為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

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

不失具議故民不爭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

者亂治之謂也

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艸則上別飛鳥下察

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

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

如目不能以所見適心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眾同體一也夫

同體一者同利相為也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上與下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皆善也若使馬馬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間子君不能以間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為端也

韓非子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董閑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閑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左右重久語懷則小資也猶以成富

况于吏勢乎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怨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

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

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

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六反云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

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史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失矣

申不善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

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者於

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

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

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

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

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

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

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

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故先聖有諺曰

不墮於山而墮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

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

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

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傷民矣秦邕傳下獲薰骨之罪

胥相也相薰蒸以得罪

淮南子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

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授取之權一

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存楚北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

史記酷吏傳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此之時吏治若抃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

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觥而為園斷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李斯曰布

帛尋常庸人不釋錄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博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

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慈人唯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

至窮斯濫濫豪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徂而寢廣此刑之

所以蕃也異聞錄刑罰之事著于大象九四馬噬嗑曰先王以政無敢拆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

筆談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

希文獨無言退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

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建康漂陽市民同日殺人俱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甲謂乙曰

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為者我有

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

耳幸而脫君為我養母終其身時張定叟尚書知府事號稱嚴

明囚至呼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甲已
殺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為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
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聞而吏昧故冤
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縱之而張終不悟其哉
獄之難明也

丹鉛餘錄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
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不足
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
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予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主意志可觀誦之三國

志載孟孝裕問邵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
所道皆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
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

遜志齋集世以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茲稱到雖刑名家然其
其言有中理者其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不
猶儒者君為輕之意乎其謂後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
乎其謂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
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
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洧水有
富人溺死者有得其屍請贖而
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
贖又以告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所謂兩可子
誅也

鷄林子趙孟頫初至京會百官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
贓滿者死抗言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
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
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如升降
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通爲得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
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可
乎

筆叢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于世
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茲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
當世龍之學大行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尚用之至草可
名木禽可名獸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龍欲

正名適以亂名耳

魏牟田駢茲見莊列荀卿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
術號天口駢率辨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縱橫漢志俱入道
家不可曉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于名今其頗有類
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賢奕編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
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
筆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
也漢律當有十卷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
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

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
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

代醉編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
太子注浴本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疑茲非也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判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
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判章皆奇又梁松傳松怨望乃
懸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縱橫

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而不用去之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內者進詞說捷者建所謀素結

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貨財或結以采色用其
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
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
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欲
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
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
其隱者此謂測深揣情

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
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
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踈者偏害

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

類一也高似孫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術救其變譎其詞談蓋

出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翁一張老

氏之機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翁張

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潰裂而不易禦

秦策蘇秦說秦古者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縱連橫

兵革不藏文士竝飭諸侯惑亂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

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

甲勵兵効勝於戰場

史記虞卿說趙王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

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

秦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

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以我失之於天下而取

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 虞卿

入見趙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

王過王曰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

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

以大國辭其福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從便

孟嘗君與韓魏攻秦昭王謂樓緩公子池曰欲割三城而講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共

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荀悅申鑒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虐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泝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

漢以急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

者也唐書肅宗問李泌今強敵如此何時得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守忠不敢離范陽常山

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此以兩軍繫其四將也

兵戰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上左凶事上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

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

將中軍晉中行穆子敗羣翟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請毀車

以為行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楚子莊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爭強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危幾而安人之危以

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晉罪無所犯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

孫子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

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

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如向奴羸師用而示之不用李

技按雲中遠而示之近韓信陳船臨近而示之遠晉侯假道

大敗林胡亂而取之李靖乘輕舟實而備之樊城審

兵備強而避之隋季梁無怒而撓之漢兵擊曹卑而驕之石勒

王佚而勞之

吳子 巫辨

親而離之

漢王 慢楚使

飽而饑之

晉文 困諸

得諛而安而動之

齊軍走大梁

攻其無備

荆人以不虞

出其不

意 鄧艾由邢徑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

當吾二十石故軍食可足也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

守之不若則避之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

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河

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我欲戰敵雖高

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

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乘其所之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戰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

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

也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

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

而往來者營軍也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

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
 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
 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旣不返其舍
 者窮寇也諄諄諭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
 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
 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
 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

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兵地有九散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則無戰輕地入人之地不深者則無止爭

地彼此皆利者則無攻交地我可以來彼則無絕衢地三面連屬得天下之眾者

則合交重地入人之地深者則掠地凡難行之道則行圍地彼寡可以擊吾之眾則

謀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則戰

火攻有五一日火人焚其人二曰火積焚其積三曰火輜焚其輜四曰

火庫焚其府庫五曰火隊焚其隊伍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

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

風起之日也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用間有五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使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宋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皆知之號

書

吳子

起衛人著六篇棄魯降魏後降楚被殺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

爭利

三日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禁暴

亂

二曰強兵特衆以伐

三曰剛兵因怒興師

四曰暴兵棄禮貪利

五曰逐兵亂國

人瘦舉事動衆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

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闔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重膏潤有餘則車輕人銳鋒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

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
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凡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
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
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
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
逐是謂力機

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
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
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
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
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颶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
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司馬法

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凡五篇非司馬穰苴書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又之

謂正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
止戰雖戰可也 內得愛馬所以守也外得威馬所以戰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
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
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
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
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
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

道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賊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凡師未陣曰敗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掩其不備曰襲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順天阜財懾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一曰人人賢二曰正正道三曰辭辭命四曰巧智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攻七曰兵兵器是謂七政

凡戰眾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尉繚子魏人鬼谷高第為梁惠王陳兵法廿四篇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圍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勝衣險必下步軍井成

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
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
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預備慎在於畏小智
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
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
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
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

天下莫當其戰矣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袍鼓而忘其身夫將

揮袍臨難決戰候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
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袍端奈何無重將也

三累今太公作黃石公推演以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
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以衆同惡靡不傾

世能祖祖上祖字以禮貌言下祖字以右鮮能下下祖相為親
言言世人但知祖禮尊其君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匱其財罕徭役
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
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
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以三畧為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度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矣 心國之紀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

